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浙江文艺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李兆林 徐玉琴 赵瑞平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蔡耀鸣

封面设计：张妙夫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李兆林 徐玉琴 赵瑞平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印张 14.375 字数 330000 印数 90501—101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6 次印刷

ISBN 7—5339—0882—1/I·812 定价：16.80 元

出版前言

我们怀着赤诚之心，向青少年读者奉献一组革命英雄主义纪实小说。

前苏联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真正的人》，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充满了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曾激励过中国两代人，培养了他们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精神，今天读来，仍使人热血沸腾，充满积极向上的情感。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跨世纪的伟大时代。前人留给这个时代的最宝贵的财富，莫过于由崇高的人格力量和道德信念所构成的精神财富。

虽然我们不一定会有卓娅、舒拉、保尔和密列西耶夫那样的生活环境，但他们那坚定的人生理想和为这种理想的献身精神是永世长存的。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6年12月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要人物表

保尔·柯察金（爱称：保夫鲁沙）

谢廖沙·勃鲁扎克——保尔童年时的朋友，红军战士、共青团区委书记。

瓦莉亚·勃鲁扎克——谢廖沙的姐姐，共青团员。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红军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共青团省委常委。

伊万·扎尔基——红军战士，共青团区委书记。

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码头工人，货运码头共青团书记。

尼古拉·奥库涅夫——机车库共青团书记，共青团区委书记。

费奥多尔·朱赫来——水兵，党的地下工作者，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军区特勤部副部长。

多林尼克——木匠，党的地下工作者，市革委会主席。

阿基姆——共青团省委书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托卡列夫——老钳工，筑路工程队队长，区党委书记。

亚历山大·普兹列夫斯基——红军团长。

列杰尼奥夫——老布尔什维克。

阿尔焦姆·柯察金——保尔的哥哥，钳工，市苏维埃主席。

波利托夫斯基——火车司机。

扎哈尔·勃鲁扎克——谢廖沙的父亲，副司机。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保尔的母亲。

达雅（爱称：达尤莎）——女工，保尔的妻子。

冬妮亚·图曼诺娃——保尔少年时的女友，林务官的女儿。

季米特里·杜巴瓦——共青团区委书记，托派分子。

沃洛佳·图弗塔——共青团省委统计分配部部长，托派分子。

茨维塔耶夫——铁路工厂团委书记，托派分子。

瓦西里神甫——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党徒，反革命分子。

维克多·列辛斯基——波兰世袭贵族，中学生，告密者。

佩特留拉——白匪头领。

目 录

主要人物表	1
-------------	---

第一部	
第一章	3
第二章	22
第三章	41
第四章	71
第五章	89
第六章	107
第七章	145
第八章	174
第九章	198

第二部	
第一章	215
第二章	239
第三章	277
第四章	323
第五章	361
第六章	383
第七章	400
第八章	424
第九章	443

译后记	450
-----------	-----

第一部

原书空白页

第 一 章

“节前到我家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一个脸皮松弛的胖神甫，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学生。

六个学生，四个男的，两个女的，应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神甫两只小眼睛闪着凶光，像要把他们一口吞下去似的。孩子们惊恐不安地望着他。

“你们俩坐下。”神甫朝女孩子挥了挥手说。

她们急忙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甫那对小眼睛死死盯住四个男孩子。

“过来吧，宝贝们！”

瓦西里神甫站了起来，推开椅子，走到紧紧挤在一起的四个男孩子跟前。

“你们几个小无赖，谁抽的烟？”

四个孩子都小声回答：

“我们不抽烟，神甫。”

神甫气得脸发紫。

“混帐东西，你们不抽烟，那末面团里的烟末儿是谁撒的？都不抽烟吗？好，咱们就来看看！把口袋翻过来！快！听见了没有？快翻过来！”

有三个孩子开始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他们口袋里的每一条缝，想找出一点烟末儿，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便把目光转到第四个孩子身上。这

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上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你怎么像个木头人似的，站着不动哩？”

那黑眼睛的孩子压住心头的仇恨，怒视着神甫，回答说：

“我没有口袋。”他用手摸了摸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把发面糟蹋了吗？你以为这回你还能在学校里呆下去吗？没那么便宜，小宝贝儿。上次是你妈求情，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一个个都缩着脖子。谁也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天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甫家去补考，在厨房里等神甫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保尔把一撮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活节做糕用的发面里。

保尔被赶了出来，坐在门口最低的一层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回家呢？母亲在税务官家当厨娘，每天从清早忙到黑夜，为他操碎了心，该怎么向她说呢？

想到这里，保尔被眼泪哽住了。

“现在我可怎么办呢？都怨这该死的神甫。我为什么要给他撒上一把烟末呢？都是谢廖沙出的馊主意。他说：‘来，咱们给这害人的老家伙撒上一把。’我们就把烟末撒了上去。现在谢廖沙倒没事，可我呢，说不定要被撵出校门的。”

保尔跟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下了仇。有一天，他跟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罚他，不准他回家吃饭。老师怕他独自在空教室里胡闹，就把这个淘气鬼送到高年级的教室里，让他坐在后边的椅子上。

高年级的老师是个瘦子，穿着一件黑上衣，正在给学生讲

地球和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也同地球差不多。保尔听他这样说，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他感到非常奇怪，差点儿要站起来对老师说：“《圣经》上可不是这样说的。”但是又怕挨骂，没敢吱声。

《圣经》这门课，神甫总是给保尔打满分。新约、旧约和所有的祈祷词，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哪天创造了什么东西，他也都记得一清二楚。保尔拿定主意，要向瓦西里神甫问个明白。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甫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起手来，得到允许以后，他便站起来说：

“神甫，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而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他刚说到这里，就被瓦西里神甫的尖叫声打断了：

“混帐东西，你胡说什么？《圣经》课你是怎么学的！”

保尔还没来得及答话，神甫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之后，保尔已经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神甫推到走廊上去了。

保尔回到家，又挨了母亲的一顿责骂。

第二天，母亲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甫开恩，让他儿子回班上课。从那时起，保尔恨透了神甫。他又恨又怕。他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当然也不会忘掉神甫那顿无端的毒打。他把仇恨藏在心里，不露声色。

后来保尔又受到瓦西里神甫多次的侮辱：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神甫就把他赶出教室，一连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而且从不过问他的功课。因此，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个考试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甫家里去补考。就在神甫的厨房里，他把一把烟末撒到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了。

这事谁也没有看见，可是神甫马上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一齐拥到院子里，围住了保尔。保尔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但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帮助他的伙伴。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的脑袋从教员休息室的窗口探了出来，他那低沉的声音使保尔大吃一惊。他喊道：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里来！”

保尔朝教研室走去，心里怦怦直跳。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面色苍白，两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几岁了？”

“十二了。”保尔的母亲回答说。

“行啊，让他留下吧。条件是：工钱每月八个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一天一夜，可以在家休息一天一夜，可不准偷东西。”

“啊，不会的，老板，决不会的！我担保他什么也不偷。”母亲惶恐不安地说。

“好啦，让他今天就上班。”老板命令说，随后他又转过身去，对旁边站柜台的女招待说：“济娜，把这个小伙计带到洗刷间去，叫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格里什卡。”

女招待正在切火腿，她放下刀，朝保尔点点头，就穿过餐室，朝通向洗刷间的旁门走去。保尔跟在他后面。母亲也赶紧跟上，小声嘱咐保尔：“保夫鲁沙，你可要好好干啊，别丢脸。”

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以后，才朝大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忙得不可开交。桌子上的盘碟刀叉堆得像座小山。几个女工肩上搭着毛巾，在逐个地擦那堆东西。

一个长着乱蓬蓬红头发的男孩，年纪比保尔稍大一点，正

在两个大茶炉前忙碌着。

洗家什的大木盆里的开水冒着热气，把整个洗刷间弄得雾气腾腾的。保尔刚进来的时候，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他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甚至也不知道站在哪里好。

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家什的女工面前，拍着她的肩膀说：

“弗罗霞，这个新来的小伙计是给你们们的，顶格里什卡。你给他讲讲都要干些什么活吧。”

济娜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叫弗罗霞的女工，对保尔说：

“她是这儿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就转身回餐室去了。

“嗯。”保尔小声地回答说，同时看了看站在他面前的弗罗霞，等候她的吩咐。

弗罗霞一面擦去额上的汗水，一面从上到下地把他打量了一番，好像要估量他能干什么活似的，然后挽起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一只袖子，用非常悦耳的、响亮的声音说：

“小弟弟，你的活儿挺简单，就是一清早把这口锅烧开，一天别断热水。当然柴要你自己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儿。再有，活紧的时候，你也得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弟弟，活儿不少，够你忙的了。”她说的是科斯特罗马方言，总是把“a”音发得很重。保尔听到这一口乡音，看到她那泛着红晕的脸和翘起的小鼻子，情不自禁地有些高兴。

“看来，这位大婶还不坏。”保尔心里这样想，便鼓起勇气问弗罗霞：

“那我现在该干些什么呢，大婶？”

保尔说到这里，洗刷间的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把他最后的话盖住了。于是他也发愣了。

“哈哈！……弗罗霞这回捡了个大侄儿……”

“哈哈……”弗罗霞笑得比谁都厉害。

因为屋里全是蒸汽，保尔没有看清弗罗霞的脸，其实她只有十八岁。

保尔感到很难为情，便转过身去问身边的一个男孩：

“我现在该干什么呢？”

男孩只是嬉皮笑脸地回答：

“还是问你大婶去吧，她会告诉你的，我在这儿只是临时帮帮忙。”说完，转身朝厨房跑去。

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

“过来，帮着擦擦叉子吧。你们为什么笑？这孩子究竟说了什么好笑的话？”她给保尔一条毛巾，说：“给你，拿着。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齿在上头来回蹭，要擦得干干净净，一点儿脏东西也不许有。咱们这儿干这种事挺认真，老爷们都很挑剔，总是翻来覆去，看了又看，只要叉子上有点脏东西，咱们可就倒霉了，老板娘马上就会把你撵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解地问，“雇我的那个老板不是男的吗？”

那女工笑了起来：

“孩子，我们这儿的老板只是个摆设，他是个草包。什么都是他老婆说了算。她今天不在，你干几天就会知道的。”

洗刷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擦脏家什，走了进来。

其中有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说：

“加紧干啦，十二点的班车马上就要到了，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

“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说，“那好吧，”他的一只大手按到保尔的肩上，把他推到两个大茶炉的跟前，说：“这两个大茶炉你都得烧好，什么时候要开水都得有。可是，你瞧，现在一个火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快没有火星了。今天饶了你，要是明天再这样，你就得挨耳光。明白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烧茶炉去了。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是第一天上班，干活从来还没有这样卖过力气。他知道，这个地方跟家里不一样，在家里可以不听母亲的话，这里可不行。斜眼说得很明白，要是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使劲地鼓起风来，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即冒出了火星。他一会儿提起脏水桶，飞快地跑到外面，把脏水倒进坑里；一会儿给锅炉添上劈柴；一会儿把湿毛巾搭在烧开了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他干的活儿，他都做了。直到深夜，保尔才拖着疲乏的身子，走到厨房去。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阿尼西亚，望着他刚掩上的门，说：

“瞧，这孩子像个疯子似的，干起活来不要命。一定是家里实在没有办法，才打发到这儿来干活的。”

“是呀，挺好的小伙子，”弗罗霞说，“干起活来不用别人催。”

“做做就会偷懒的，”卢莎反驳说，“一开头全都很卖力……”

保尔手脚不停地忙了一个通宵，累得筋疲力尽。早晨七点钟，一个长着圆脸、两只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保尔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他。

这个男孩一看什么都已经弄妥了，茶炉也烧开了，便把两

只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斜着白眼看了看保尔，然后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

“喂，你这个饭桶，明天早上要准六点半来接班。”

“干吗六点半？”保尔问，“不是七点接班吗？”

“谁乐意七点接班，就让他七点接班好了。可你得六点半来。要是再说废话，我马上就打肿你的狗脸。你这小子也不想一想，才来就摆臭架子。”

那些刚刚交了班的女工，满有兴趣地看着两个孩子在对话。那个孩子盛气凌人的腔调和寻衅的态度，激怒了保尔。他朝那个接班的男孩逼近一步，本想狠狠地揍他一顿，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了，才没有动手。他气得满脸发紫，说：

“你老实点，别吓唬人，要不你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明天我就七点半来，要说打架，我可不在乎，你想试一试，那就请吧！”

对手朝着开水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没有料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好，咱们走着瞧吧。”他含含糊糊地说。

头一天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感到自己是一个用诚实劳动挣得了休息的人。现在他工作了，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

早晨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保尔家的小房子很快就要到了。瞧，就在眼前了，列辛斯基庄园后面就是。

“妈大概起来了，我呢，才下工回家。”保尔想到这里，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加快了步伐，“学校把我赶出来，倒也不坏，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甫不会让你安宁，现在我真想吐他一脸唾